

史學叢書

史記志疑

光緒壬寅上海

文瀾書局石印

殘

漢

書

淫

婦

正

八

書

自序

予少學讀史兩漢並治近二十年專治班史遂未及然舊所讀後漢書本書眉行間條綴什繫舉略偏不忍割舍取其致證不甚誤者以出之得二百餘條屬好友李純客及門朱蓉生綴後珊悉心覆勘雖去襲復數十條約成一冊一日後珊過余復取案頭書閱之手指若干條曰是皆可存先生胡忍棄之予笑曰是實某也而求益乎彼珊固以請重違其意爰再加別擇又得若干條成書八卷名之曰後漢書注補正正本注之失正劉氏刊誤之有誤者補惠氏補注之所未及亦間正其有誤者其餘各家所校有歧舛者亦及之常念章懷以儲副之崇策府人才之盛殫心殫力專注此書宜乎精贍周密顧反不逮師古之注班書成於一人之手者蓋唐以前注班書者十數家范曄則寥寥音訓兩三家而已雖梁劉昭集後漢同異注范史一百八十卷吳均注范史九十卷而隋志未著錄恐唐初已亡之或謂章懷注本之諸家皆臆度無據之語也第其時所招集賢從自張大安以下七人胥錄錄庸下無一著作才難以副承華之選而成中祕之盛業然章懷於千載下尚留此一編附范書以行俾讀書好古之儒得藉以闡尋而遞加糾訂言立不朽視顏注如駮之斬則回想其瓜摘抱負時誠不如仰屋簪書之一日也光緒八年壬午孟秋月長沙周壽昌自識於京邸之小對竹

後漢書注補正卷

長沙周壽昌撰

光武帝紀

光武帝紀上下兩卷壽昌攷本書東平憲上詹傳永平十五年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諸班固傳顯宗召詣校書郎除蘭臺令史與前臨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翼共成世祖本紀此即固奉命撰者也蔚宗此紀不知尚本之否

素結輕客

光武本紀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壽昌案紀前云兄伯升好俠養士齊武王縯傳云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此皆伯升結客之證惟輕客二字頗費解或即剽輕之輕也前書王商傳遺票輕吏徵求人罪千乘貞王仇傳中常侍鄭璠中黃門董騰并任俠通剽輕楊終傳貽書戒馬廖曰而更始雖校無行之客劉陶傳於是剽輕劍客之徒卽是此輕客陰與傳雖好施實然門無俠客若輕客更下於俠客矣

更始元年

馮浩云案張衡傳衡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言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卽眞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可知今紀所載更始元年二年亦范史承用張衡之說改定者非班固等所撰本紀舊文也惠棟補注亦同此論壽昌案袁宏後漢紀已書更始元年二年於建武元年前宏晉人先於范史卽承用張衡之說

改班固等舊文亦發之白袁非始於范也

二月辛巳

壽昌案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則辛巳當正月十八日二月不得有辛巳也而本書劉元傳袁宏後漢紀通鑑俱作二月辛巳與此同惟皆書正月無甲子朔三字考前書王莽傳作三月辛巳朔惠棟補注轉謂三月爲誤蓋未審也又考正月爲甲子朔卽三月辛巳亦不得爲朔疑甲子朔三字爲誤入或因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先誤衍於此也

三月應是四月

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壽昌案前書王莽傳作四月

巨無霸應作毋

時有長人巨無霸壽昌案前書莽傳曰更其姓曰巨毋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毋毋字近此無字應作毋

負戶而汲

城中負戶而汲惠氏棟補注言戶內寄并壽昌案此說非也戶門扇也所以避弩矢之亂發也通典一百五十八卷作負弩卽負戶意是負之而汲以避弩矢也

敢死

光武紀通與敢死者壽昌案敢死謂敢前死關也若竟死何取於敢乎注作果敢而死於義尤隔

反側子

合反側子自安注反側不安也詩國風曰展轉反側壽昌案當

引大雅無反無側荀子王制篇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作證引詩關雎語義不合

幾爲虜噬

光武顧笑謂耿弇曰幾爲虜噬壽昌案袁紀王撫王豐肩曰幾爲賊所突此與饒陽時徐璜坐請見即將軍同一作用然突字亦情實也惠氏補注引袁紀幾爲賊所笑恐是誤本不如突字義長

今此誰賊

今此誰賊而馳驚擊之乎注誰謂未有主也壽昌案誰賊卽前書三老董公所謂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之意也馬武意以帝卽尊位則天下知彼爲賊而人心之向背定矣不然彼此等夷稱亂爲誰之賊而擊之乎此正激帝稱尊之語注意近是特未甚明斷顧氏炎武以爲非而取陳仁錫言何等賊易與耳不煩擊也云云意竊未安

發掘園陵

發掘園陵注園謂塋域陵謂山墳壽昌案園謂諸王公妃嬪塋域陵謂帝后山陵

蒼頭

彭寵爲其蒼頭所殺注秦呼人爲黔首謂奴爲蒼頭者以別於良人也壽昌案秦時蒼頭不必盡呼奴也前書陳勝傳蒼頭軍應劭注曰侍軍皆蒼頭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巾巾此或亦合奴蒼青巾不但空呼此名也

有事

六年夏四月遂有事十一陵注有事謂祭也左傳曰有事於太廟詩呂案係在左傳文公二年事經作大事於太廟禮禮器云昔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官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皆以有事爲分之稱也

注杜預下脫注字

及爲青徐所略爲奴婢下妻注杜預左傳云不以道取爲略書呂案預下脫注字

治所爲都

九年復置護羌校尉官注以牛邯爲護羌校尉都於西合居縣案左傳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若據此注言凡治所皆可曰都矣

里君

十二年封爲歸漢里君壽昌案里君猶鄉侯亭侯之類既列爲君自不比里魁之賤役耳

諸姬注

十五年同姓諸姬並爲建國注左傳曰虔號焦滑霍陽韓魏皆姬姓也壽昌案周同姓建國甚多注引左傳云云特略不如不注之爲得蓋不勝其注也

青巾左校尉

改青巾左校尉爲越騎校尉壽昌案此應是著青巾如蒼頭軍

特因營頭爲家奴和故直呼爲青巾以別之耳

東巡狩詔

三十年春二月東巡狩幸魯進幸濟南續志詔羣臣請封禪者云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末云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通鑑全引之在東巡下東觀記詔曰災異連仍日月誨食百姓怨歎而欲有事於大山汙七十二代編錄以羊皮雜狐裘何強顏耶詔語尤詳范書均未載

中元元年

東觀記稱三十二年四月後改元中元始稱中元元年

劉貢父駁多一無字

二年遺詔有曰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遺吏及因郵奏劉攽曰案文多一無字光武崩諸侯有奔喪之義光武從事簡約既敕刺史二千石無離城郭又不得遺吏及因郵奏事不近事情明此多一無字無疑蓋凡弔喪及赴葬皆遺吏及因郵也廉范傳肅宗崩廬江嚴驥奉章云云此則遺吏之證壽昌案東觀記詔云無遺吏及因郵奏與此詔意同則此無字非多也大抵光武因中興之初民心甫靜不欲以國喪煩動官吏免其奔赴弔唁並非不許郵奏民事也至廉范傳則云肅宗崩范奔喪陵廬江郡掾嚴驥奉章弔問俱會於路時范爲蜀郡太守且離城郭矣劉引證亦未全又齊殤王子都鄉侯賜弔弔因愛亦明帝時事足證光武一時權詔非爲定制故肅宗時已不奉行考古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見左傳定公十五年然在春

秋時已不能行後世疆臣出境非詔不行朝廷以疆事爲重更不合行奔赴之禮矣

緯文宜作緯天

深略緯文吳氏仁傑曰文選作緯天當從文選爲是惠氏棟云案文與下羣雲爲一均聲不應改作天字吳說非也壽昌案天字與上甄字亦均聲吳說似未盡非蓋天字較文字於義爲勝也

明帝兩諱存一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壽昌案東觀記建武四年五月甲申皇子陽生上以赤色名之曰陽袁山松後漢書曰帝諱陽一名莊字子麗范史直書曰諱莊而不載其原名者以陽字不能兩諱且於建武十九年本紀內已書改名莊也

同產應屬同父說

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壽昌案子已子同產同父兄弟同產子同父兄弟之子也若如注云同母兄弟豈同父異母不得爲同產乎

朝陵始於明帝

明帝紀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注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又云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壽昌案此天子上陵之始也本書禮儀志補注云謝承書曰建武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祭豈爲司徒掾劉珍等八曰周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禮始爲可損今乃知孝

明皇帝至孝惻隱不可易舊太傅胡廣謂然宜載之以示學者豈退而記焉壽昌攷古不墓祭一言邈於禮經必有所受今不可攷矣第攷史記武王上祭于畢注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孟子東郭墦間之祭者禮記子路謂顏淵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韓詩外傳曾子曰推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是自周以來墓祭皆有徵魚豢謂孝明甚遲古不墓祭之義是泥古而未詳稽於古也

玉杖非王杖

明帝紀永平二年注扶玉杖惠棟補注云當作王杖壽昌攷周禮伊耆氏掌王之齒杖鄭注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今時亦命之爲王杖此惠補注所本也然案章懷注是引續漢志志本文實作扶玉杖不得以禮鄭注強改續志原文也本書禮儀志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玉杖凡屢見華嶠後漢書嘉平中袁逢爲三老錫玉杖亦不作王杖李躬桓榮

永平二年詔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尙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其身袁宏後漢紀詔五更桓榮以尙書教朕十有餘年周頌曰視我顯德又曰無德不報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東觀記榮傳詔曰五更沛國桓榮以尙書授朕十有餘年詩曰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其賜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詔書三處微不同惟本書及袁宏皆稱食邑五千戶東觀記

云五百戶疑東觀記得實觀前書張禹傳成帝即位徵張禹鄭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後禹拜相封安昌侯始益封四百戶此皆以帝師封關內侯無食邑數千戶之證也胡三省疑詔獨言桓榮不及李躬惠棟補注謂是省文壽昌案非省文榮授帝經十餘年自有師傅之恩故特封之不能及躬至祿養終身則詔并逮躬矣躬常山人見東觀漢記本書無傳

四姓小侯

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注云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壽昌案曲禮庶方小侯鄭注謂戎狄子男君也正義云小侯謂四夷之君爲牧者也樊郭陰馬四姓侯俱拜國封爵與列侯等非四夷比與注引禮記義不合小侯疑是幼少之稱論語皇侃疏小童幼少之目也書康誥小子封孔傳云稱小子明當受教訓正義云以稱小子爲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此稱小侯義亦如之立學校置經師正受教訓之事也蓋帝以二年陰豐殺其妻酈邑公主因慮貴戚子弟失教無學動罹禍敗故特爲勵學置師俾明理道年長者無可放擇其幼少而應嗣侯者教之故稱小侯也馬援子防傳云防子鉅爲常從小侯注以小侯故得常從也時防封顯陰侯鉅無爵也又云六年正月以鉅當冠特拜爲黃門侍郎益知小侯爲未冠前侯家幼少之稱也

五步不誤

十八年無得起墳注東觀記曰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外爲小廚則足廟祀永樂大典本同劉攽曰注案三丈五步不成文理當作尺壽昌案從三丈句絕則於五尺外爲小廚意亦可通不必作尺攷步亦是長短之數司馬法曰六尺爲步列子湯問不盈數步釋文同知步長於尺也

賈貴人

章帝紀母賈貴人壽昌案帝王世紀帝以中元三年生於京師其母姓祕不出號其墓曰長信家范史書賈貴人於后妃傳詳載爲南陽人且稱於馬太后既崩適策加貴人賜金帛等物則所稱母姓祕不出者或尙是明德臨朝時人不敢言耳又案明德傳中云賈氏爲馬后前母姊女則賈於馬固私親豈可據

錄尙書事之始

其以意爲太傅融爲太尉並錄尙書事注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尙書事錄尙書事由此始惠棟補注云陶藻職官要錄尙書有錄名自此始因是以來每帝初卽位輒置太傅錄尙書事羅泌路史引書孔傳云大麓卽大錄桓譚新論以爲麓領錄天下之事若今之尙書然蓋自漢以來有是說矣是以章帝置太傅錄尙書事羅萃曰錄尙書事自牟融始宋百官志云成帝初王鳳錄尙書事章懷注以爲始于張子孺皆誤也西京無錄尙書止有領尙書平尙書事鳳止領尙書事而壽昌案注云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尙書事錄尙書事由此始是亦云張子孺止領尙書若錄尙書則由此始章懷注并不誤惠氏自誤讀耳又案范史

以趙燕爲太傅牟融爲太尉並錄尙書事意在融前不得置意而單舉融且後此錄尙書事者皆太傅此之拜太傅者止是意而非融羅革云自牟融始者亦誤通鑑注引沈約曰漢東京每帝卽位輒置太傅錄尙書事夢輒省案沈云漢東京下應云自章帝後始合明帝嗣位尙無此制也

雅應作子

章帝紀正雅樂 殿本考證云雅宋本作子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文選東都賦作正子樂五臣改作雅樂壽昌案毛本作正子樂考明帝紀三年秋八月改大樂爲大子樂注引尙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子故據以改之東觀記作詔引尙書璇璣鈴云其改郊廟樂爲大子樂毛本作子字是也

白虎通

建初四年紀十一月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后渠故作白虎奏議注今白虎通壽昌案隋書經籍志白虎通六卷唐書藝文志白虎通六卷漢章帝撰新唐書志白虎通義六卷班固等撰班固本傳天子會諸侯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合四撰集其事據本紀當名白虎奏議此注云今白虎通與隋志同無撰人姓名是也凡官書自古以官崇者領衡書名時固官元武司馬不能與侍中並列故本紀無名而傳特詳之後世以白虎通德論當白虎通殆非也

注大雅應作周頌

七年詔肅雍之臣薛公之相注詩大雅曰有來雖離云云惠注

引通雅詩補傳曰賢之此注豈韓齊魯三家以頌爲雅耶雅頌昔嘗亂矣孔子刪詩然後雅頌得所賢復欲亂之耶壽昌謂此注大雅二字或出一時誤寫勘正作周頌可也似不必發此大議論

徙江陵王下不應增人廣平王

元和二年夏徙江陵王恭爲六安王 殿本考證徙江陵王恭爲六安王句下云何焯校本增廣平王恭爲西平王八字今諸本俱無存以備考壽昌案廣平王恭爲西平王是建初七年正月己未事先乎此已十年明載紀中何氏誤增於此考證家揣於何氏之博遠誤存其說亦未暇讀范史原文耳

劇易

欲親知其劇易劇易惠氏謂病有劇易謂增劇及變易也帝欲親知民之疾苦故言劇易也壽昌案此說非也劇難劇易讀如本字作去聲言易也蓋欲知民俗之艱劇與平易也觀太公六韜曰知人機渴習人劇易則劇易爲對待字可知不當如惠氏云云也考三國志呂蒙傳孫權云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亦以難易爲言

正月誤二月並三月

和帝紀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卽皇帝位壽昌案前章帝紀正月壬辰帝崩此作二月誤又壬辰至癸卯僅十二日安得云三月癸卯知三字亦誤也

界字義同訖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十年辛亥少帝薨少帝雖即位八月未御殿謁廟及葬以王禮故不書崩也

丁巳爲初四日

順帝紀十一月丁巳壽昌案延光四年十月辛亥少帝薨據孫程傳辛亥爲十月二十七日丁巳距少帝薨七日程等於十一月二日謀立帝四日夜遂迎帝即位其十月爲小盡越四日爲丁巳也時太后秘不發喪開宮門自守故虛帝位七日

黃尚字伯河無脫字

三年黃尚爲司徒注黃尚字伯河南郡郿人也侯康後漢書補注續云周舉傳作字河伯此脫一字壽昌案此侯氏誤讀也尚字伯河句南郡郿人也句卽爲南郡屬縣非屬河南郡周舉傳伯字上衍一河字也今殿本已刊正侯所據尙是誤本

東城不入續地志

質帝紀九江賊徐鳳等攻殺曲陽東城注東城縣故城在定遠縣東南王鳴盛云東城縣屬九江續志無此縣今據此紀及志則似後漢實有此縣矣壽昌案續志以順帝朝版籍爲斷此或先已并省質帝後又復之故續志無此縣也漢末如此者甚多

漢官無儀字

本初元年各令隨家法注漢官劉攽曰注漢官左右中郎將案文少一儀字壽昌案漢官本書名無儀字隋書經籍志漢官五卷應劭注又見前書本書續志補注及唐六典諸書所引若應劭所撰漢官儀十卷別一書前書宣帝紀續注引丁孚漢官北

魏書元子思傳自云蔡氏漢官則是蔡邕漢官又曰漢官一書也

博陵郡

桓帝紀延熹元年六月分中山置博陵郡以奉孝崇皇園陵并故城在今瀛州博野縣壽昌案博陵前漢屬吾縣屬涿郡本初元年桓帝追尊皇考爲孝侯翼爲孝崇皇陵爲博陵新唐地理志博野下云後漢分置博陵縣後魏改爲博野是博陵先置縣四戶一萬安平饒陽南深澤安國考安平南深澤饒陽皆屬安平國惟安平屬中山則紀云分中山者僅此一縣或晉之博陵郡別有省併卽漢博陵太守孔彪碑爲靈帝建寧四年立碑陰有故吏博陵屬之博陵縣某高陽縣某是博陵縣外又有高陽無饒陽又案晉地理志序云桓靈頗增於前復置六郡注云桓高陽高涼博陵靈南安都陽靈陵檢郡國志并無此六郡名高陽爲河間屬縣都陽靈陵皆屬靈州屬縣高陽爲合浦屬縣博陵卽靈吾縣地志之版籍斷自順帝止桓靈以後廢置皆未載僅博陵改郡一見於此紀耳晉志博陵郡外有高陽國注云晉武置南安郡注云漢置都陽郡靈陵郡高涼郡皆注云吳置皆承漢末之制也

左伯祠老子

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伯之若縣祠老子壽昌案伯已封上蔡侯上蔡屬汝南郡時伯之弟左敏方爲陳留太守若縣屬陳國與陳留上蔡皆接壤故特遣左伯以便其游省也

黃龍見衍見字

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見千秋萬歲殿火壽昌案續五行志無黃龍見但云南宮嘉德署黃龍千秋萬歲殿皆火則黃龍是殿名見字爲衍也又攷志云靈帝中平二年南宮雲臺災延燒嘉德和徽殿是嘉德先爲署靈帝時稱爲殿也張衡東京賦曰九龍之內實曰嘉德注九龍嘉德殿在九龍門內

僞司隸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

靈帝紀中平六年八月司隸校尉竇紹收僞司隸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及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案五年正月永樂少府樊陵爲太尉六月罷二年光祿大夫許相爲司空三年相由司空爲司徒五年罷此時何進以紹爲司隸校尉王允爲河南尹進被殺中常侍張讓段珪矯詔以陵爲司隸校尉相爲河南尹紹與叔父隗又矯詔召陵相斬之大亂之際政令無常皆係矯詔特袁紹事幸成遂目陵相爲僞耳

殺應作弑

獻帝紀九月董卓殺皇太后何氏案下初平元年正月董卓殺宏農王建安十九年十一月曹操殺皇后伏氏此三殺字皆宜正作弑史筆之嚴全恃此字不得以古殺弑兩字多相混遂不加勘正也

一歲三赦

初平三年五月丁酉大赦天下袁紀作丁未通鑑考異云是年正月丁丑大赦及李惟求赦王允曰一歲不再赦然則五月必

無赦也壽昌案五月再赦范史必非誤時賊臣造亂政令不自朝廷雖允有不再赦之言僅擁兵在外何難矯詔故五月大赦六月己丑復大赦天下是時詔從李惟出允亦何能止也一歲且三赦矣豈止再乎

初置卽是復置

建安八年冬十月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佾舞案立冬迎氣於黑郊本後漢禮章帝紀建初五年冬始行月令迎氣樂以馬防奏請也後以亂廢至是復行之本紀又云初置司直官案漢官儀曰武帝置丞相司直元壽二年改丞相爲大司徒司直仍舊建武十一年省今復置之是皆廢而復置史書曰初猶前書宣帝紀長樂宮初置衛尉亦是復置也

斬其鬚頰

十二年秋八月曹操大破烏桓於柳城斬其鬚頰注鬚頰何奴王號何焯曰其字應衍壽昌案其字未可去蓋注明云是其王號若去其字轉於文義不顯

曹操書薨不書崩

二十五年正月魏王曹操薨三國魏志書王崩於洛陽案此書薨者范修後漢書陳書崩者修魏志也體例既殊載筆自異

宿松羅忠濟初校

非平史悠咸覆校

番禺陶福祥再覆校

後漢書注補正卷一

長沙周壽昌撰

宮備不應作官備

皇后紀序汲古閣本作宮備七國 殿本監本俱作官備壽昌案注始皇破六國竊放其宮室云云則作宮備七國為是

案麻

光烈陰皇后紀卽案麻明日日吉壽昌案古者以卜筮日占其吉凶至漢以來麻書具載不煩占筮也禮儀志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麻漢樂府焦仲卿妻古詩有曰視麻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卽此紀所云案麻也觀反支歸忌等具本書各傳注載最明

絕竇氏婚

明德馬皇后紀白太夫人絕竇氏婚求進女掖庭壽昌案絕婚而求進女此事似相連而及豈三女中有一約婚於竇至是始絕之邪馬氏各傳不聞與竇他有婚姻事

賈貴人傳末攷證誤附於馬后傳

歲給二千萬足矣攷證歲給二千萬句下一本有諸史並闕後事故不知所終十一字宋本無壽昌案此十一字在此句下殊不可解細案前後文乃是下篇賈貴人傳末之文賈貴人傳於賜錢二千萬後便無究竟蓋諸史並缺後事故不知所終云云觀惠氏棟補注可見 殿本攷證誤置諸此殆因此賜錢二千萬與賈貴人傳末之錢二千萬之文相蒙而誤付刊時偶未精

審耳

新平主

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閣後殿太后以為已過案顯宗十一女中無封新平者或後改封也若諸王家主太后何至引為已過

賞以財位

賞以財位何焯云位字疑壽昌案無疑也財是錢幣位自是官位所謂爵賞也如馬廖馬防之加特進馬嚴之拜將軍長史皆在太后時

息耗

竇后紀數呼相工問息耗壽昌案大戴記易本命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息生也耗損也卽盛衰意注訓善惡微隔

下意難問

和意鄧皇后紀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注下意猶出氣也壽昌案注意隔下意猶禮下氣怡色之謂也難問辨難詰問也

咭應音是

湯夢及天而咭之注咭音是壽昌案正韻善指切音視與咭同管子地數篇十口之家十人咭鹽莊子人間世咭其葉則口爛而為傷荀子彊國篇是猶伏而咭天注皆音是此紀中語正與荀子同又集韻音輪廣韻同鼻息也博雅息也又集韻胡化切音吳與話同言也音義俱與此異

宮掖用紙

歲時但供紙墨而已案蔡倫造紙在永元年間元興元年始奏上此在元興前已流用於宮掖少復用札矣

塞應作瑟

崇晏晏之政注尚書考靈耀曰文塞晏晏壽昌案攷靈耀文塞晏晏第五倫陳寵傳注俱引之又鄧壽傳傷瑟晏之化注引鄭注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此注瑟作塞古今字異也究作瑟爲是 殿本監本俱作文基晏晏非是

祐應作祐

而薄祐不天壽昌案薄祐之祐宜作祐或以避安帝諱而改也今 殿本監本俱作祐

隱皇后

孝崇隱皇后紀乃就博陵尊后爲孝崇皇后案后始制於梁太后繼復爲梁冀所制雖子登帝位始終未得供養於京師也

長社益陽加封

長社益陽二長公主案二主是孝崇隱皇后之女也因桓帝立而加封縣主

鄧后以酖自殺

桓帝鄧皇后紀八年詔廢后以憂死案五行志云二月癸亥鄧后坐酖上送暴室令自殺則非但以憂死也

父諱武

桓思竇皇后紀父諱武王會汾曰下文有太后父大將軍武句此處不復須注且后父亦不當言諱也明是後人添入今照从

宋本刪顧炎武曰諱字衍今案明監本各舊本俱有父諱武三字惟 殿本無之蓋照宋景祐本刪去且本兩家說也壽昌案此諱字非衍是因上有諱妙之諱字隨筆設書未及改正若謂因下有太后父大將軍武云云此處不復須注則此三字在前正以立案也更不宜刪

從曾孫

宋后紀肅宗宋貴人之從曾孫也劉攽曰案宋貴人安得有從曾孫姓宋者當是漏一父字壽昌案母之姊妹稱從母子稱從子其曾孫輩行亦可稱從曾孫猶今俗婦稱母家之姪孫姪曾孫無異稱不能於其中加一父字也惟但稱曾孫則無有姓宋者耳

何后書紱

王美人傳董卓因進醢紱而崩壽昌案此書紱益徵獻帝紀書殺之爲傳刊誤非范氏原書也

王美人應稱靈懷皇后

王美人傳於是有司乃奏追尊王美人爲靈懷皇后改葬文昭陵儀比敬恭二陵敬章帝陵恭安帝陵也據此應稱靈懷王皇后不比賈貴人虞美人俱未追尊置陵也而安帝生母左小娥無傳僅附於清河王慶傳中數語稱左姬而已

景初是景元誤

獻穆曹皇后紀魏景初元年薨案景初是魏明帝紀元后尙存常道鄉公紀元爲景元后實薨於其元年

公主兩條

顯宗十一女傳皇女惠永平十七年封武安公主安帝尊爲長公主壽昌案來歷傳延光元年尊歷母爲長公主是殤帝卽位

紀元非安帝

和帝四女傳皇女利元年封臨潁公主案下降賈建時已在安帝元初元年封臨潁長公主

齊宣誤梁惠

劉聖公傳緣木求魚注孟子對梁惠王曰案梁惠應作齊宣

卒吏

劉盆子傳屬右校卒吏劉俠卿劉攽曰案吏當爲史說見上壽昌案赤眉當日不過羣賊耳其稱名隨意創造未必定諸漢制卒吏之稱宜亦有之觀下號曰牛吏尤爲吏字實據豈可亦曰卒吏之誤邪

識命

王郎傳識命者郎中李曼卿注識命謂知天命也壽昌案識命者若今所謂算命人王郎自謊明星厓故引李曼卿以自重也章懷注似誤

郡字不可去

劉永傳遂招諸郡豪傑殿監各本無郡字案下永曷沛人周建等爲將帥又遣使拜西防賊帥佼彊爲將軍又拜東海董憲爲漢大將軍皆諸郡也似有郡字爲是

龐萌傳應另書

龐萌附劉永傳後不提行別書殿監本俱提行且有龐萌傳三字題目毛本訛

駸馬少伯

盧芳傳其中有駸馬少伯壽昌案駸馬恐是胡人一種如前書地志白馬氏羌之類觀下率種人反叛可知或謂駸之譌號如銅馬青犢之稱者非也

有國

王劉等傳論若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劉攽曰案文國上少一字不成文理蓋有經字也壽昌案明言此數子之所爲非有國之遠圖何嘗不成文理劉氏添經字亦是常調無味

同時三李育

隗囂爲殺莽鎮戎大尹前書王莽傳鎮戎大尹李育卽此被殺者也公孫述傳有李育爲將軍後降光武儒林傳李育曾事東平王蒼永平初年人凡三李育先後同時

軍師

平陵人方望爲軍師案軍中立軍師之名始此是後凡行軍皆有軍師方望甫至而囂業成更始二年望辭去而囂遂敗使望稍西還不至降更始而背光武也望一去不再見其識似高於范增惜其後以佐孺子嬰起兵敗而謀死不得其然也

土作

隗囂傳窮極土作劉攽曰窮極土作案文當作工凡興作不專在土也壽昌案土作卽興造土木之意舉土以讀本也禮無作

土功亦指土木工言土字似不必改作工

巨應音頤

帝知其終不爲用巨欲討之注巨猶遠也壽昌謂常解不可爲巨此或作頤解亦可因時尙遺書喻旨未盡討故不爲遠也

父任宜先敘

公孫述傳哀帝時以父任爲郎案傳宜云以父仁侍御史任太子舍人遷爲郎庶任字爲有根侍御史亦不能卽任子爲郎也

關西字宜重

公孫述傳又據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劉攽曰案文多兩關西字壽昌案關西重兩字屬下句必不可少時延岑據漢中關西之地若但云所在破散則疑漢中亦在破散之內矣故必加關西字以別之

殤作煬非本注

齊武王續傳子殤王石嗣注殤作煬劉攽曰案殤者不成人之名今王石立二十四年不可以殤謚蓋是煬字壽昌案 殿本監本俱無殤作煬三字注毛本有之是因劉氏刊誤而後人加之也何敞傳仍作齊殤王注亦作殤不作煬知舊本樹如是也

鼠應作鼠子

城陽恭王祉傳免歸國注鼠何敢爾壽昌案據語是魯太守之辭鼠下應有子字三國魏志王允曰討東鼠子欲何爲耶賈車志陸士衡詈盧充曰鬼子敢爾語氣正同

劉失職

泗水王歙傳按自號劉失職注續漢志按自號爲劉先職壽昌攷 殿監各本正文亦作先職獨三本作失職疑毛本爲是若本是先職則注何必更引續漢志以見異同乎

下辨縣名注不誤

順陽懷侯嘉傳還軍河池下辨注下辨縣名惠棟補注云武都下有下辨道班固曰邑有蠻夷曰道注以爲縣名非也壽昌案前地志云下辨道續志作下辨無道字虞詡傳自沮至下辨是後漢時已去道字矣且稱道字亦卽縣名爲武都郡屬縣之第九尚有平樂道嘉陵道循成道皆縣名皆屬武都也惠氏既引班氏邑有蠻夷曰道之言是已明指爲邑乃謂注爲非殆亦偶未照也又案百官表云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邑字屬上讀惟續百官志云縣有蠻夷曰道非班語惠亦誤引王鳴盛引隸釋武都丞等題名有下辨道長任詩謂續志脫去道字愚謂後漢用前漢地名如崔駰涿郡安平人此是前漢地志若後漢則安平屬安平國矣博陵太守孔彪碑崔烈爲博陵郡博陵人桓帝前無博陵郡續志並無此名也卽安知非碑刻隨筆乎

平氏長公主

來歷傳子定嗣尙安帝妹平氏長公主案平氏是清河王慶之四女名直得王女皆封縣稱長公主以安帝卽位所封也

窮日

鄧禹傳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案六甲以甲子始圓